

2022端陪你過年 深度 台灣

過年好焦慮：做「逆媳」、被出櫃，不完整的人生=失敗的人生？

「過年團圓在舊時代來說是很重要的事，但年輕世代認為把生活過好比團圓更加重要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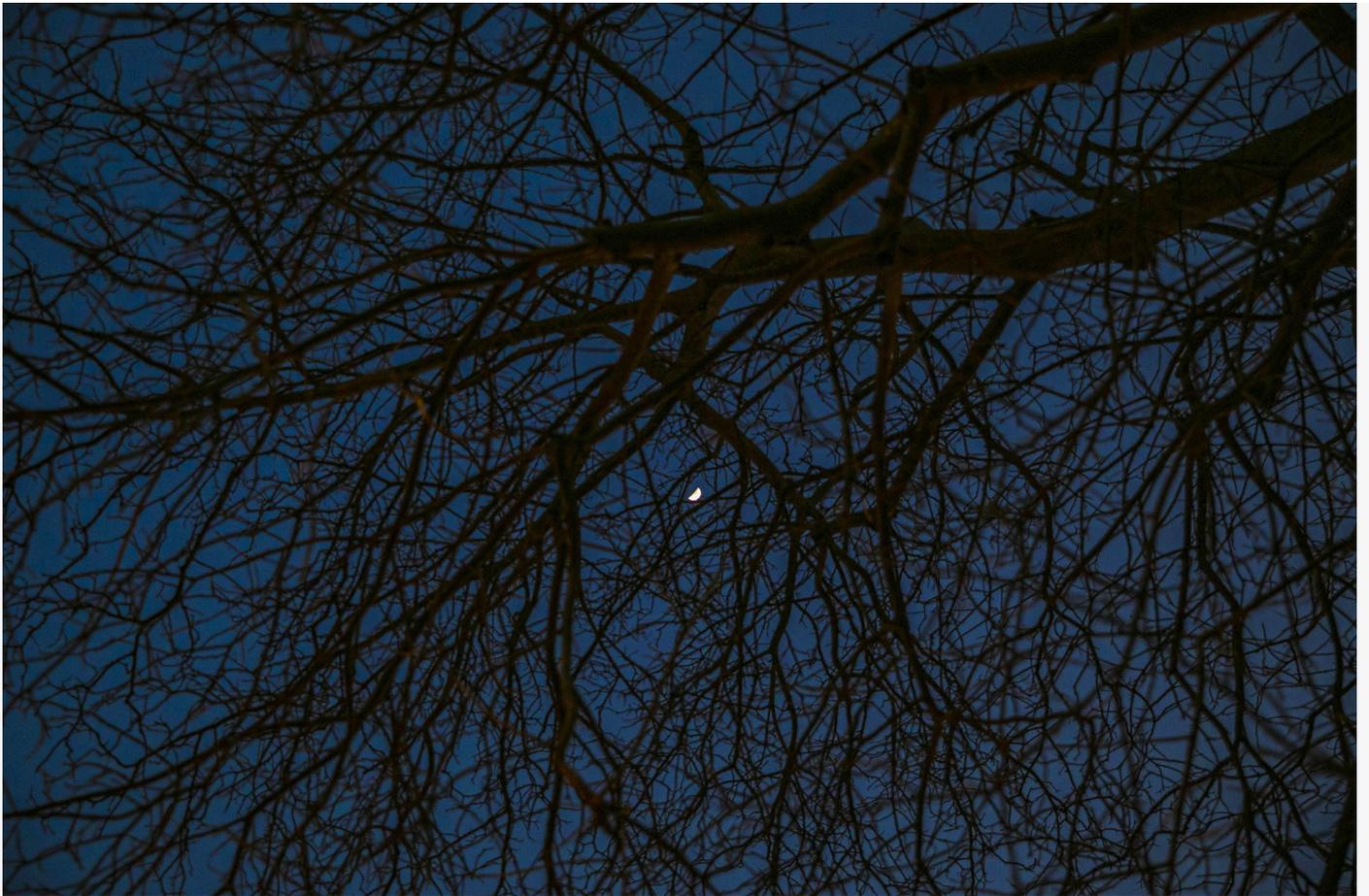
端傳媒記者 王怡蓁 發自台北 | 2022-01-31



每到過年前夕，台灣各大論壇的婚姻版、臉書社團上充斥著求救文，已婚人士討論的大多數與「過年回誰家」有關，未婚者也經常提到「過年壓力」，面對三姑六婆式的問候「有男／女朋友嗎？」、「薪資多少？」、「什麼時候生孩子？」，「春節返鄉恐懼症」、「團圓焦慮」就此產生，各大媒體亦在年前推出生存指南。

那麼，焦慮背後指向了哪些困境？人們又會如何處理團圓時的衝突？端傳媒採訪了四名不同成長背景的人士。無論是否成家、成了怎樣的家，他們都面臨相同的焦慮：上一代眼中的他們一旦處於人生中的非理想狀態，就代表著「失敗的人生」，而子女的失敗也是父母的失敗。

以下是他們的自述：



香港夜空上的一輪月亮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康語嫻（化名）是一名28歲的台北女性，在媒體業工作，已婚兩年，目前住在海外。

我在台北長大，父母都是高知識份子，在高教體系工作，政治光譜是中華民國派。我們可以聊得很深入，平常相處大多數時候很愉快，不過，只要觸及「傳統、權威」就會爭執。他們重視傳統多過於去思考傳統的意義。我大學時學到「華儒」的概念，我心想，哇這就是我父母。我跌倒了，他們會說：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」，我出去玩，他們說：「父母在，不遠遊」。

他們強調上對下權威的態度，很像一種教義，父母之命不能被違背，遇到意見不合時，父母就是對的。有趣的是，他們覺得自己很開明，不覺得自己很威權，他們在威權時代下長大，受到上一代威權的教育，也許他們也盡力了。

以前對過年不會太焦慮，結婚前，我希望能跟父母好好溝通，所以我約了父母吃飯，告訴他們，我過年不會去先生家吃飯，他們強烈反對，認為結了婚就應該到男方家過夜，如果沒有遵守傳統，就是失敗的女性，他們也會是失敗的父母。我覺得爸爸不挺我，悲傷到去廁所爆哭，父母在我離開時，跟我先生說，她問題很多，請多包容。

他們認為女性應該接受傳統，才會比較不辛苦，他們是為我好，可是我真的很想回奶奶家過年，我過去26年來過年的地方。現在是因為我跟先生在海外工作，暫時不用面對「回誰家過年」的難題，但很擔心回台灣怎麼辦。

父母在過年時也各自有焦慮，媽媽身為長媳需要準備年夜飯，她每年過年都很不開心，夫妻就會吵架，兒女卻要承受父母的壞情緒。爸爸負責整理環境、招呼親友、把家人叫回來，要求兒女過年時要有精神，要一起為家庭付出，只要展現稍微懶散的態度，就會招來一頓罵。他們不樂意做這些事，卻不得不做，很像一場表演。

我不想去夫家過年也是因為看到媽媽很不開心。我媽媽也承受很多壓力，像是娘家也遵循傳統，不准女兒初一回

家，外婆甚至將家門鎖起來，防止女兒進家門。不過，媽媽近年有一些轉變，兩年前，她要求親戚各自帶年菜到夫家過年，除夕甚至不回去，有一次她選擇出國旅遊，疫情時就一個人待在家，爸爸自己回去。

我不喜歡他們的華儒價值觀，他們中毒很深又很缺愛，但他們是我的父母。所以我得用面對不同文化、宗教的態度來同理他們。



林可強在高鐵站準備回鄉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林可強（化名）是29歲的高雄男性，單身，在台北的公部門工作。

我在高雄長大，直到研究所到台北唸書、工作。六年來，我很少回家，因為一回家就會吵架，小別勝新婚，不要太常見面，過年就不得不回去。

我的父母是一般上班族，他們想法很保守，卻假裝開明，常開空頭支票，說會投資我跟哥哥的未來，時間到了，他們卻說沒辦法。

無論在物質還是精神層面，他們都明顯疼愛哥哥更多，可能因為哥哥是長孫，家族裡的親戚也都對他很好，忽視我的存在，就是人家說「老二照豬養」吧。

父母透過很多行為控制我，像是高中三年級要大考前，他們藉口要監督我唸書，要求我搬到他們房間一起睡。

選大學科系同樣也受到父母控制，我很在乎他們，想以他們優先，念了不是我第一志願的學校科系，浪費了四年的時間。他們事後也有些後悔，卻否認他們所做的決策，先指責我考不上國立的醫學院，接著要我接受一切，學會放下。我對他們說：「你們搞砸我的人生，卻要我自己負責」，他們很受傷，但我只能這樣表達憤怒。

最嚴重的衝突，發生在我大一時。父母從小學就知道我的郵件帳號密碼，他們一直登入偷看我的信件。我當時參加了同志社團，社團寄信給我，因此這個天大的秘密就被他們發現了。

「你週末回家一趟。」我當時住校，接到媽媽這輩子語氣最嚴肅的一通電話，我大概就知道他們發現我是同志了，我人生最害怕的就是他們知道我是同志。

父母得知我是同志後，表情很落寞，父親甚至轉身離開家裡。我媽睡前一直哭，問我說：「我怎麼會把你生成這樣？你還有可能變成異性戀嗎？」從此以後，他們都一直在找原因。他們一直都希望我能結婚生子，期待我是雙性戀，有一天會跟女生結婚。

爸爸家是很大的家族，晚輩長大後，只有過年才會見面。我覺得南部人好像不忌諱問私事，不只長輩過度詢問私事，平輩之間也會問我薪水多少？有沒有對象？我覺得這些話題很尷尬，總是模糊帶過。

長輩的熱情、好客也代表他們會過度探問隱私，加上長輩的孩子是醫生、老師，很優秀，大家族總要我們向表哥、表姐看齊。

有些感情比較好的平輩知道我是同志，但家族聚會時他們不會刻意提這些事。倒是媽媽會一直告訴姐妹們，她認為這是家醜，卻喜歡外揚。過年時，阿姨一見面就問我同志的事，但我感覺她是好奇，就平和地回答她想知道的事。至於有沒有另一半，我總是用工作很忙，沒時間交往帶過。可能我哥哥也還未婚，父母比較著急他的婚事。

明明家族之間就有心結，我家經濟也不是很寬裕，但爸媽就要打腫臉充胖子，給很大包的紅包。過年就是表面和氣，實際上各懷鬼胎，一群騙子的聚會。我寧願一家四口過年還比較開心。



台北市的新年燈飾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丁書凡（化名）是一名在台北長大並定居的30歲台北男性，單身，自己創業，是科技公司執行長。

我的父母都是高知識分子，就讀台灣前幾志願的名校。父親自己開公司，母親是作家。他們以往對我的感情抱持開放的態度，還說過一輩子不結婚也沒關係。不過，這個情況在這兩年有了巨大的改變，讓我懷疑他們的開明是假裝的還是他們變了？

爸媽這兩年很關心我的感情生活，甚至到了干涉的狀態。我媽比較會說話，她跟我說，你很優秀，如果沒有後代繼承家業，沒辦法跟孩子分享你的榮耀。我爸因為專業領域的緣故，非常在意優生學，他總告訴我：「我挑了你媽媽這麼聰明的女人，所以你會那麼優秀」，他要求我的對象要「健康、聰明、長得高、脾氣好」，但我總是跟溫柔又漂亮的女孩子交往，不符合他的條件，讓他很不滿。我面對父母很衝，我會叫他們閉嘴，我爸一生氣，就會爭執。

有一次，我帶女朋友回家，我爸只看見她的鞋子，就傳來一大串教訓我的訊息，我媽事後說，那女生的鞋那麼小，一定很矮，所以你爸很生氣。

我身為長子、長孫，父母跟父執輩都對我抱持莫大期待，最主要還是在婚事上。過年時，他們總會唸我都到了適婚年齡怎麼還不找對象結婚。我耐心對叔叔說，依我的條件，到了40歲還是能找到25歲年輕又漂亮的女孩，所以不用擔心，但叔叔聽了就很不高興。

我家過年沒有特定習俗，晚輩甚至不需要回爺爺家，可能是我爸媽自詡為新時代知識份子，認為傳統文化很無聊，晚輩不需參與。不過，矛盾的是，他們既開明又被傳統禮教束縛，特別是在「成家」這件事上。

過年時，跟叔叔、嬸嬸聚餐，嬸嬸會先開第一槍：「現在有沒有女朋友啊？怎麼沒帶回家？」我會友善一些打哈哈，父母見狀也參戰，我對他們就不客氣了，所以這兩年過年，總是衝突收場。

父母認為，家庭、伴侶、孩子是人生最主要的拼圖，但我不認同。這不代表我不想結婚，而是目前沒找到適合的對象，我也很焦慮，卻沒辦法與他們和諧共處。其實我也認同父母所說，目前是適婚年齡，該想婚事，但他們總會用下指導棋的方式跟我溝通，讓我很不舒服，我也沒辦法跟他們訴說我的心情，在這樣不善表達情感的家庭中，只能用反抗來表達不滿。



翁麗淑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翁麗淑在台南長大，北上求學。於新北市鶯江國小擔任教師，也是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，曾參選2018年新北市議員選舉。目前她與先生、三名兒女住在新北市。

我的父母都是勞工階級，他們都70歲了，直到現在還是為子女操煩。在家庭中，我表面上是最不需要父母擔心的對象，有穩定的工作，已成家生子。他們更擔心我未婚的弟弟，我媽認為這代表她是失敗的母親。我爸對子女焦慮比較少具體展現，可能上一代的男性不善於表達。

我媽對我最擔心的一次，是我回台南參與廢除死刑的活動，她很震撼，直說「妳忙的事很不對勁」，她認為殺人償命，天經地義。面對沒辦法溝通的狀況，我就很少告訴她們我參與的活動，也不會跟他們說在學校沒多少有共識的同事，只會告訴他們我的工作很好，不用擔心。

上一代不斷追問子女「什麼時候結婚、生小孩」這類很私人的話題，那是因為他們沒有其他話題，問候只剩下人生大事，也因此給晚輩們帶來莫大壓力。我認為，在「華人文化」影響下，關心別人的家庭關係、隱私，比起生命連結以及價值取向來得重要。像我跟朋友聚會，可能是聊香港目前的政治議題，關心彼此的工作狀況，但長輩只剩下探人隱私。結婚之後，涉及到更多關係，也因此讓人更加焦慮。

父母認為：「不完整的人生就是失敗的人生，而子女的失敗也就代表父母的失敗。」上一代把子女的成敗扛在身上，沒有將子女視為獨立的個體，直到現在，我在教學現場中，也看到年輕的父母將自身焦慮與孩子成就綁在一起。如果孩子考試考差了，父母會很著急，認定自己的教育出了問題，將自己的情緒也放在孩子身上；相反的，如果父母能區分清楚分數差不代表他們的教育有問題，就可以比較理性的去面對孩子的成績，了解他的學習狀況。

過年團圓在舊時代來說是很重要的事，但年輕世代認為把生活過好比團圓更加重要。兩代間明顯關心的課題不同，

彰顯了世代差異。

過年有許多習俗明顯存在性別問題，像是嫁出去的女兒只能在初二回娘家，初一回去會帶衰。長輩既要用情感綁住下一代，卻對嫁出去的女兒「去連結」。近年來，各地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觀念，邀請我跟其他講師去演講，現在認為只能「初二回娘家」的人變少了，大家較能破除這個迷思。

甚至有人跟我分享如何當「逆媳」，第一種就是裝死、拉黑，讓先生帶著孩子回夫家；第二種是叫餐廳的年菜，不用煮飯也不需洗碗，大家都輕鬆。就算長輩不滿，一、兩次後也就習慣。如果因為太太當逆媳而導致夫妻關係不佳，那夫妻間可能原本就有很多狀況，不會只因為過年爭執。夫妻就是要合作，畢竟女性在家庭中會承受較多的壓力，男性要能一起想辦法化解。

我已經歷過「關係革命」，夫家也沒給我很多壓力，很幸運，所以目前對於過年的焦慮沒那麼大。

上一輩應該要找到自己的快樂，我媽都70歲了，應該頤養天年，卻還是天天操心子女。下一代應該要去理解長輩們成長的環境，同理他們，聊天的話題可以嘗試往他們感興趣的事，像我媽喜歡投資股票，我會鼓勵她，也會跟她聊，這樣話題就不總是圍繞在焦慮的部分。

長輩對於世界的變動會感到害怕，我生第三胎時，爸爸北上陪我，我叫他出去幫我買奶瓶刷，應該是一件很簡單的事，他卻買了非常貴的奶瓶刷，因為店員問他要不要用手機加入網路會員、集點讓他很困窘，丟了錢就跑。現在的資訊太多、變化太快，長輩跟不上，也不願承認自己不懂，所以晚輩要多釋出善意去回應長輩，「給彼此空間的同時，小孩也要追父母一下」。



一架機車經過台南一面紅牆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，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，請勿轉載或複製，否則即為侵權。